欽定四庫全書

十先生奥論註續集卷八

時政論

漢輿地圖序 此篇論光武有恢復天下之志

輿地之有圖古也自成周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以周知廣輪之數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而職方氏之圖復加詳焉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河

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河東曰兖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河内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云云

迨漢滅秦蕭何先收其圖書始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之差前蕭何傳沛公至咸陽蕭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然則尚矣武帝元狩六年將立三子為王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乃開齊燕廣陵之封輿地圖之名至是始見史遷之所載可考也史三王世家大司馬臣去病再拜上疏云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大夫臣張湯等上言云云制曰下御史云云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

子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云
云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
齊王子旦爲燕王子
胥爲廣陵王云云
光武皇帝之徇河北鄧禹杖策而
從之說以大策有天下不足定之語其後帝登城樓披
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一子前言
天下不足定何也禹復申言之盖光武志在天下當神
州赤縣未入經畧之際其君臣更相激厲如此
鄧禹傳
禹聞光
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懽禹
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芳名於
竹帛耳光武因留宿間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
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

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自將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内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光武悅故能兼制六合司空之所掌無寸地尺天不歸於封域按圖分封並建諸子以為藩屏嗚呼盛哉後光武十王傳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楚王英濟南安王康東平憲王蒼阜陵質王延廣陵思王荊臨淮懷公衡中王簡王焉琅邪孝王京用敢細繹其意而為之序曰自古

合天下於一者必以撥亂之志為主志之所向可以排山嶽倒江海開金石一念之烈無能禦之者光武之在河北崎嶇於封豕長蛇之間瞋目裂眦更相長雄積甲成山積血成海積氣成雲積聲成雷九流渾淆三綱反易雖十家之市無寧居者則光武何所恃哉亦恃其撥亂之志而已光武之志以皇天全付所覆於我有漢今乃八分幅裂淪於盜賊此子孫之責也責之所在雖有登天之難不敢辭雖有暴虎之危不敢避雖有蹈水火

之危不敢回奮然直前以償吾祖宗之所負必使吾祖宗之舊物咸復其初然後吾責始塞焉此志一立故雖處一郡之地而視天下之廣慷慨憤悱氣干雲霄撥亂之志蓋肇於此矣方其志之未立則一郡至小而羣賊之地奚啻十倍吾衆至少而羣賊之兵奚啻十倍恢復之功猶捕風係影若不可期者及既有其志則規模先定幾謀先立兆之於前而必之於後若青若齊若隴若蜀若楚若越皆吾志中之一物也光武紀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

擅命雎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為淮南王秦豐自號楚黎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帥侵畧郡縣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富平獲索等所在寇掠光武將擊之

若盆子若王昌若囂若述若步若豐皆吾志中之臣僕也劉盆子王昌一名郎隗囂公孫述張步各有傳秦豐見上注

彼方繕寨置戍而不知吾已破之於堂上彼方裒冠被袞而不知吾已縛之於胷中是以論先武克復郡縣之蹟則有難易焉有先後焉若夫光武恢復之志則一披輿圖而三萬里之幅員皆入於靈府豈嘗得一邑而始思得一

州得一州而始思得一部大矣光武之志也斯其所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歟（左哀元年少康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厥後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右薁鞬日逐王比遣使奉匈奴地圖（光武紀云）二十四年北欵五原塞願為藩蔽廼立之為南單于俾預藩臣之列（同上）是知光武有一天下之志非特輿地圖之所紀皆為臣妾而匈奴地圖之所紀亦為臣妾焉則志也者其撥亂濟世之樞極歟故述之以告來者

武備（此篇論治世不可去兵）

人常有言曰兵者治世之所諱也治世之士不言兵治世之民不執兵變刀為犢變劒為牛變矛戟為鋤耰變營壘為畎畝前龔遂傳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凡鳥占雲祲金版六韜之書皆束之高閣唐李靖贊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為善用兵莊子云獻說則以金版注太公謀術論國政事六韜太公兵法書行于世使天下不復知有兵之名然後足為至治之極嗚呼何其不思之甚邪治世雖未嘗好戰也亦未嘗忘戰也雖未嘗用兵也亦未嘗去兵也先王於太平至治之世嚴師徒肅

號令謹閱習所以銷患於無形保治於無極曷嘗以兵為諱哉且虞舜之時為治耶為亂耶雖甚愚者知其為至治也舜當至治之時固可以忘戰而去兵矣然典謨所書在內則明射侯以為教養之術在外則奮武衛以為備禦之防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練固不閒其以兵為諱也（書益稷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武王之時為治耶為亂耶雖甚愚者亦知其為至治也武王當至治之時固可以忘戰而去兵

矣然司馬所掌於春於夏則有振旅茇舍之名於秋於冬則有治兵大閱之法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練固不間其以兵為諱也禮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乃陳車徒如戰之陳遂以狩田舜之備既具固可以鼓琴而詠南風之詩家語辨樂解舜作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武王之備既具固可以建櫜而奏戢戈之頌記武王克商車甲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之為諸侯名之曰建櫜又詩頌時邁載戢干戈載櫜弓矢人見其鼓琴之逸而不知其為備如此之勞也遂以為舜

之盡於鼓琴人見其建櫜之易而不知其為備如此之難也遂以為武王之治盡於建櫜使鼓琴可以盡舜之治則房琯之有董廷蘭何為有陳濤之敗耶唐房琯傳琯請自將平賊遇賊陳濤斜戰不利邢延恩促戰故敗初琯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既戰賊乘風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琯遂還走琴工董廷蘭出入琯所琯昵之廷蘭藉勢數招賄後為有司劾治使建櫜可以盡武王之治則始皇之鑄金人十二何為有勝廣之亂耶史始皇紀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二世元年戍卒陳勝等反故荊地為張楚鼓琴一也舜則可以琯則不可者有備無

富鳴雞吠犬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殊不知文帝所以致此者以有細柳棘門之備而已本紀後六年匈奴入上郡入雲中以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

人徒見章帝之儒館獻歌戎亭虛候以為偃武之功也後本贊儒館獻歌戎亭虛候殊不知章帝所以致此者以有金城戍邊之備而已本紀章和元年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死勿笞詣金城戍也

人徒見太宗之四夷冠帶胡越一家以為偃武之功也唐魏徵傳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通鑑紀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殊不知太宗所

以致此者以有殿廷習射之備而已通鑑高祖紀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廷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

晉武帝當平吳之後可以治矣恃其治而徹去州郡之備終致五胡之亂豈非忘戰之害乎通鑑紀太康元年王濬舟師過三山舉帆直指建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曰此羊太傅之功也人詔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元帝紀史臣曰晉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

廟諱尊玄宗當開元之後可謂治矣恃其治而徹去中國之備終致祿山之亂豈非忘戰之害乎本贊玄宗觀平韋氏亂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又兵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至是虛耗散宿衛不能給更號曰彍騎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云云開元初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西京云

德宗當興元之後可謂治矣恃其治而徹去河朔之備終致藩鎮之亂豈非忘戰之害乎本紀興元元年大赦改元朱泚伏誅陸贄論緣邊守備事宜狀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朔方河西隴右之節度使而已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西権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

涇原隴右河東西節度而已自泚逆以誘涇隴之衆懐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禀屬每俟邊書告至方今計會用兵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本贊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强至於唐亡其患以此

由是觀之銷兵乃所以召兵閱武乃所以偃武其理甚明無足疑者然則人君當無事之時其可不為先事之備乎抑嘗謂衆人之所輕乃明君之所重衆人之所後乃明君之所先凡闔闢操縱之權固非常情之能窺測也何以知之以光武之事

知之當用兵之際衆人之所重者騎射也所輕者詩書也光武乃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於戰馬擾攘之中而篤仁義禮樂之用輕人之所重重人之所輕非有先物之幾孰能與於此乎樊準傳光武受命中興羣雄紛擾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當偃兵之際衆人之所先者文事也所後者武備也光武乃疏築亭障修明烽燧於宴安閒暇之中而嚴守禦捍防之備後衆人之所先先衆人之所後非有先物之幾孰能與於此乎本紀建武十一年遣杜茂將衆郡弛刑屯北邊築亭候修烽燧天

下方尚武吾獨示之以文天下方尚文吾獨抗之以武一弛一張與時推移彼見其勝敵謂之勇見其治國謂之柔是皆刻舟膠柱而求其迹者也後漢張衡傳斯契船而求劍注契猶刻雕也事見呂氏春秋揚先知篇膠柱而調瑟烏足以知光武

匈奴此篇論不可以夷狄之强弱為吾中國之安危

治天下者不可以夷狄之强弱為中國之安危使夷狄之勢强耶則吾中國之不可不治也使夷狄之勢弱耶則吾中國亦不可不治也吾知治吾中國耳彼夷狄奚

有於我哉譬之治家者睦其宗族制其童僕謹其扃鐍高其垣牆此治家之常法也是法也不為鄰之厚而增不為鄰之薄而損不為盜賊而設不為無盜賊而廢蓋是數者之法為吾家而設非為鄰里盜賊而設也唯治天下者亦然夫中國之與夷狄其不相為用久矣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北戎為胡門自三危而至于朝鮮所以限戎狄也南戎為越門自岷山而至于甌閩所以限蠻夷也是中國之與夷狄風俗不同嗜慾不同彼之休戚

何預吾之利害哉是故先王之待夷狄其來不喜其去不怒其欣然而朝覲也特象胥之職爾特行人之職爾

禮秋官象胥之職掌蠻夷閩貉夷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大行人之職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

吾心初不為之驕其悍然而侵略也特司馬之職爾特士師之職爾

夏官大司馬之職掌建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秋官士師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

吾心初不為之沮彼方紛然自來自去而治吾中國者亦未嘗一日廢焉及至後世當夷狄之强則自以為危危則戒戒則治

當夷狄之弱則自以為安安則怠怠則亂故夷狄之強弱雖不足為中國之安危而實兆中國之治亂此無它為人君不能自治中國而每以夷狄為輕重也漢自宣帝之前匈奴盛而漢以治自宣帝以後匈奴衰弱而漢以亂觀宣帝以前太史之所書曰某年匈奴入雲中某年匈奴入上郡某年匈奴入朔方誠艱難多事之時也前文帝紀後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武帝元朔五年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出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觀宣帝以後太史之所書曰某年斬郅支單

入侍云云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賛謁稱藩臣詔單于毋謁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平帝賛孝平之世政自莽出方外百蠻無思不服彼匈奴自高帝以來桀驁不賓非祖宗之治不若宣帝特其勢自强耳及宣帝之世欵塞來王非宣帝之治過於祖宗也特其勢自弱耳初無一毫預於中國而宣帝乃以為功光祖宗張皇其事以震耀于後世元成以下習熟見聞遂以為祖宗之所患者獨匈奴匈奴傳漢初定匈奴大攻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因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高帝先至平城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孝惠高后世冒頓驕迺為書使使遺高后高

后大怒孝文即位復修和親與匈奴為兄弟所以遺單
于甚厚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是後往往入盜於邊不
可勝數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云云武帝崩前此者漢
兵深入窮追二十三年宣帝即位匈奴降漢甘露三年
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云云宣帝贊遭值匈奴作
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
業垂後裔今匈奴既服則天下無復多事矣遂般樂怠傲以
至于亡豈非宣帝有以啓之耶自古深謀遠慮之士多
以為無外患則有內憂晉與楚戰于鄢陵范文子不欲
戰曰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左成十六年云云此知其一而未知
其二也夫人臣之告其君不能使之悟而徒欲其懼使

夷狄敵國常強則君猶警懼敵國之患去則君必驕矣是其說雖足以致今日之懼亦所以啟他日之驕得失適相半耳盍若告人君以治內之說彼夷狄敵國之或盛或衰外患之或有或無皆無預於吾事惟專意於治內而已如是則吾說可以常行而無弊矣此又進言於君者所當知也

十先生奧論註續集卷八

十先生奥論註續集卷九

西漢論

陳傅良

項羽 此篇論不殺高帝

昔者鄧侯不殺楚文王而楚卒滅鄧左莊六年冬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楚子不殺晉文公而晉卒敗楚僖二十三

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及楚楚子饗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經二十八年夏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云云

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氏漢元年十月沛公西入咸陽十二月項羽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欲攻沛公亞父范增說羽曰沛公入關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項伯馳告張良沛公與伯約為婚姻項伯還具以沛公言告羽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羽羽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云云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哉夫變之來也無常而英雄猾

桀其伏也無盡變之來也無常則不可以逆定英雄猾
桀其伏也無盡則形索而計取也必不及是故詳於禁
者有法外之遺姦工於謀者有術中之隱禍詩曰魚網
之設鴻則罹之二子乘舟詩云網以伺魚也而顧以得鴻天下
之事又焉用專於其所圖而淫怒焉以逞哉夫專於其
所圖而淫怒以逞者則必有所不可支者根之於其不
意昔秦覆滅諸侯其所憂者六姓之逋士也於是不愛
重寶致天下之豪傑而殲其黨賈生過秦曰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

制六合於是隳名城殺豪俊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没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遷徙之徒也帥罷散之卒轉而攻秦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始皇之為計亦密矣而不知亂秦者則刑餘之美臣史始皇紀三十七年始皇出游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邱平臺趙高嘗教胡亥書胡亥私幸之高與胡亥丞相斯陰謀詐為斯受始皇遺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以罪賜死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趙高為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乃遵用高申法令關東盡畔二世使使責讓高高懼乃陰與其壻閻樂謀誅二世二世自殺而卒亡之者皆其不虞之廝隸戍卒也見上注高帝定天下亦惟韓彭黥布易動而難畜二人死宜於果無事者

而祿產之孱弱幾盜天下高后臨朝稱制迺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封諸呂六人為列侯八年太尉勃丞相平誅諸呂孰謂秦漢之盛而忌此族哉由是觀之患不在於縱敵而多殺無益於弭寇故先王無盡敵之術而有無敵之仁非其佚寇之為虞而惟速寇之為懼蓋以吾為致力焉於此足矣而掩詐以隳儺而幸其不吾釁則亦不敢知也抑嘗觀書至於周公之命微子乃曰洪迺烈祖萬邦作式且以新造之周待未盡亡之商而俟其賢子則錮之之辭隄防之具也宜悉而

周公勸之以祖若不屑於留天下而欲其復商之舊云者至於所畏則無告窮民而其勢不能患乎上者嗚呼周公可謂知所畏矣彼范增者滋羽之暴徒欲斃漢於一擊吾恐項氏之憂不在沛公而在肘腋之間也

項羽　吳王濞

此篇論二人利小無所就

天下之大利非利於小者能圖之也圖天下而利於其小則終不足以有就何者所安者陋焉能及遠見其食而貪焉是不過飽其欲則已矣昔黥布崛起淮南薛公

遂揣其必無上計（布以論輸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與其徒長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歸漢立為淮南王後發兵反上召諸侯問布反為之柰何滕公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上乃問薛公對曰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云云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安出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為發上計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王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遂發兵自將擊布果如薛公揣之）

高帝一見陳豨決知其為易與（漢十年代相國陳豨反上自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為者）

蓋以布驪山之徒必甘心於長沙而無後慮豨不能守邯鄲而負漳水其

志固已狹矣姦雄盜賊之所不得志於天下其惟利於小而害之也哉故項羽捐關中之勝而榮於歸故鄉之楚羽屠咸陽殺秦王子嬰燒其宮室秦民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羽見秦皆以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吳王濞不趨洛陽用武之地而豢於食梁以厚其資吳王之初發也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王不用其計君子已知其不能西矣人皆咎羽卻韓生之謀吳有桓將軍不能

亡至齊而遽安從者力以為不可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遂奔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姜氏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劉季入秦一無所貪范增已信其有大志沛公已定關中亞父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自古覘人之成敗者其說蓋如此

范增

此篇論勸羽疾攻恣殺

高祖畏范增幾為所禍者數也范氏在豈真足以帝楚

者哉君臣之間非其相濟不足之患而惟其相正以裁其過之難項氏之斃惟其暴也力罷於亟戰勇衰於屢逞而恩信失於好殺是皆羽之所以取亡而增也又佐而決之猶御奔馬且疾鞭馬汗而不知止以速其遠至焉有不敗者哉是故亞父未去楚亡兆矣何者其銳略盡則其末固易與也蓋嘗論之羽雖悍戾猶有可感而入者欲坑外黃而愧於舍人兒之一言史記項王紀云欲烹太公而悟於項伯之微諫前項羽傳則戮子嬰賊義帝斬韓生

阬秦二十萬衆見史記及前項羽傳亞夫獨不可嘗試曉之耶不惟不曉羽意者增實敎之也觀其始末勸羽自急攻之外無異策見前項羽論注是所謂火濟火也始增之計一行而楚果亡漢則羽又一秦也增又一商鞅也天下豈能久安楚也哉管仲相桓公桓公好内而管仲亦三歸語管仲有三歸桓公死五公子爭立齊亂者累世左僖十七年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

公子皆求立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君子曰齊之亂管仲為之也仲不約公以禮而滋其淫君子咎以亂齊況增怨羽而虐其民則弊楚之咎非增而誰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蓋憂厲公之侈將以全晉也左成十六年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 高帝之所以勝亦蕭何留侯全之而已其遷於南鄭與淮陰自

王帝有所不能忍者向微二子幾以怒敗元年羽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于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漢王怒羽之背約欲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餘見前韓信論注而增則欲疾攻恣殺以就慓悍之項羽豈所以全羽者乎邑氣盛於年少而志量淺於更事之不多增以垂老謀楚而暴不減籍若其尚壯殆將尤焉嗚呼是雖高帝之所畏吾意蕭相國留侯未嘗不笑其踈而憎於其畫也哉

張耳陳餘酈食其此篇論立六國後

圖天下者自有天下之勢書生之論不知也圖天下而守書生之論不敗事者寡矣昔者秦之趍亡陳吳劉項之徒崛起荆棘以匹夫爭天下無隻民塊土以為之階其勢非可以仁義為也故惟急攻而疾戰寸攘而尺取世謂十夫逐鹿一夫得鹿九人拱手倚人以為外援則不足以自固矣而陳餘張耳以立六國之說薦之楚涉以弱秦陳涉起蘄至陳耳餘上謁涉涉見耳餘大喜兩人曰願將軍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涉不聽酈生亦以其謀用之漢

高以撓楚漢三年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吁書生之陋如此哉夫六國之君亟用其民而魚肉之卒不能守一折而入虎狼之秦天下之苦六國者不減秦也知秦之可亡而不知六國之不可復其術固已疎矣況夫六國之後而能信其民果不為陳劉之憂也哉盜主人之金而寄諸其鄰責其不吾歸不可也以匹夫謀人之天下而又借助於人是更生一敵也以項氏之強掌握

土宇裂置諸將而王之不保其不叛楚天下既定漢高帝刑白馬以封功臣恩甚渥也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注刑白馬歃其血以為盟也然環視而爭衡者沒高帝之齒而不絕孰謂搶攘之際憑之以犄角而能使之不吾敵耶嗚呼將以仆敵反以滋敵此書生之論圖天下者不為也

張良

此篇論招四皓以立太子

夫人惟有所愛也而後有所溺方其溺於所愛而視天

下無以易此也是以不可奪則有天下之所可愛者而甚於其所溺者以動之亦將忘其中而忽變其初何者所樂則大於彼也昔者陳子車死其妻與其家臣謀以殉葬定而後告陳子亢子亢曰彼疾固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為之也於是弗果用（記檀弓云）且其所以謀殉葬者愛其夫與主也而不免以身為之愛其夫與主豈甚於愛其身哉夫惟其愛夫與主也而不暇言禮則與之辨理之是非而必

亡以禁夫惟其愛身者尤甚於愛夫與主也則與之以不死之利之勢將至於自沮是故人情之偏可以利誘而不可以理刼嗚呼彼其偏於情也豈不知夫越理也而不能自勝是以冒為之而於人之議也弗顧以姑快其欲而曉人者持區區之理以厭服之無惑乎攻之而愈堅却之而愈戾也高帝之立如意也唯愛而已矣愛之入於内也固則視嫡庶之說末焉爾雖然以高帝愛戚氏豈能愈於愛漢耶且其始也以為如意之賢足以

嗣其位而惠帝之弱不足以堪是以有廢立之謀蓋其謀生於為天下之公而成於女子之私於此也非有天下樂於歸惠帝而弗順於如意之已形覲之而折之以其末爾之說求攻其既固之心則亦甚踈是故叔孫通之徒力爭而不可得四皓一侍太子以安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乃使呂澤劫良良曰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令太子為書使辨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

畢辭學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呂澤所十二年上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上怪問之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驚曰吾求公則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四人之力也

嗚呼委之以不爭之便而示其利於無意之地若留侯者亦巧於悟人也矣趙欲以長安君質齊太后不可大臣强諫太后益怒左師觸龍以王趙之福一說而行夫以質齊之辱而

可以博王趙之福則雖婦人猶忍小以就大史趙世家孝成王元年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諫太后不聽左師觸龍見太后曰老臣以為媪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媪之送燕后也為之泣哀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媪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媪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於是長安君質於齊齊兵乃出云云彼高帝以艱難辛苦僅得之天下而其人安於太子亦必不肯棄天下之所安而付之於其所嬖而不保其不危故曰留侯

可謂巧於悟其君者矣

陳平 此篇論取其謀而不取其行

古之君子正矣而不固譎矣而不詐故宜其粹然者甚嚴而不亂而亦或曲而通焉以濟其所遭之窮昔者嘗怪陽虎以瞰亡歸孔子豚夫子亦瞰亡而往拜之且詭道以要見虎之賊為也而聖人襲其為而報之以其意則無乃害吾誠者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伯高之喪冉有攝束帛乘馬以將之孔子曰是使我不

誠於伯高記檀弓上云愧弗躬也而聖人於此則奚為而弗愧蓋彼以詭要吾以誠報則是小人之智中也凡小人之中則君子之危也夫子以聖聞魯而虎得以中則小人之心謂君子可以巧致而天下之奇禍則必自此集矣是故掩吾之不意者不可以情往刼吾之所必至者不可以直遂雖孔子亦有之而非所以害道則亦正與譎並行而後可以濟天下之事也歟嘗觀管仲晏子皆齊之賢大夫也管仲近譎晏子近正而晏子之功卒不

大於管仲何者謹守者拙於謀而多變者善適機會也
後之君子道散而學不明有才者趨利而恥於為非者
過拙是以士之正者不過廉畏而介潔而其譎者則入
於桀猾姦雄而不可御夫惟廉畏而介潔故居天下之
名而不可與成功而桀猾姦雄故雖足以成天下之功
而又不可與有守昔者嘗聞楚漢之際天下之人廉潔
好禮者歸項頑鈍無恥者歸劉高帝收屠販之徒卒以
滅楚而項羽所謂骨鯁臣往往誅斥當是時田横有死

士五百人而亦無救於亡漢滅項籍為皇帝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使使赦橫而召之橫至自到五百人在海中亦皆自殺

魏無知薦陳平則曰

取其奇謀而不取其行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與語而說之拜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絳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聞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少者得惡處反覆亂臣也漢王疑之以讓無知無知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乃拜以為護軍中尉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

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頑頓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怒發病死

嗚呼彼惟其廉潔好禮也則間之而易踈攻之而易窮而此得以頑頓無恥者徐伺竊應以乘其隙是以楚亡而漢興然而天下已定叛者四起必屠戮殆盡然後無事然則楚之士蓋不足與成功而漢之士亦非所以守天下者哉世之君子欲以楚之

翬卒譖於桓而弑隱左隱十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殺之羽父使賊弑公而立桓公悲夫隱有避國之心而不能免者亦其斷不足而無以自固也矣夫己與聞其邪說拒之而貰之雖翬不譖則桓亦不能安於隱何者彼固有無君之心而動於桓而隱之不誅則是縱桓之賊也攝桓之位而又縱其賊而不治豈所以固桓之心也哉使隱而正子翬之誅則桓將義隱之為雖有他諫不能入矣故夫君子必有所公以成其私者

謂此類歟韓信不納武涉蒯通之說其忠於漢也甚矣已而卒執於高祖天下悲之然信有以來之也信之王齊也豈不知夫高帝之情而出於強勉而獨以堅漢耶

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請自立為假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漢王亦寤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以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金石交然終為漢王所禽矣何不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以擊楚智者固若此耶信謝曰漢王親信我背之不祥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不忍背漢又自以為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項羽死徙信為楚王羽將鍾離昧素與信善亡歸信漢

詔信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上患之用陳平謀僞游於雲夢欲襲信信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遂械信至雒陽赦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從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其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三族

武涉蒯通之說信之計可以施矣公愜天下之議而私不失為一己之謀者二子之計也而信失之嗚呼其卒為漢擒也宜哉或曰雲夢之會信嘗斬鍾離眜以說矣而卒不解則亦徒為是忍也見上注是不然疑甚而隙大亦已晚矣惜也此計不行於二子

也

韓信二

此篇論高祖不能保全之

君臣之際非惟下之人有以自全而上之人亦有以全之者也大凡反側生於猜嫌而離隙開於讒慝之口當是時也取之則危捨之則亂故其道莫若全之以固其心是故有所曲而予之也以寛其歡有所寛而示之也以弛其忌陽浮而厚之而陰奪其所欲是所謂借信以塞疑緣公以敗私雖古之君子亦不廢昔者秦穆公赦

食馬者三百人而又飲之酒韓之戰出穆公於難者皆盜馬者也史記秦紀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君晉君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

子孔為載書而國人弗順將誅之子產焚書而鄭衆以定左襄十年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欲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夫

盜不可縱也而飲之以滋惡書以治衆也而挾之則政替然則秦鄭賴焉何也蓋負不宥之罪者遭非意之幸蘊欲逞之怨者獲不爭之便此固人情之所因以死也由此觀之欲全夫人也如此而況於岐下之盜而其罪未彰於鄭之誅子孔者哉而況於天下之大臣也哉吾觀高帝諸將其方介可以義閑厚潔可以禮固者獨韓信一人也而帝莫之全卒以戮死悲夫信有以取之而帝亦若無賴子之為者君子是以閔信而甚漢高也見前

篇注

且使或者之告信也帝縶告者以歸誠於信信烈人也吾見其愧死矣而何至於詐計以襲信而使之自危然則帝之心亦無信久矣或曰彼詐信者忠漢也帝而戮之無乃墮黨而崇讎此景帝所以僇夫鼂錯也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後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爰盎曰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曰可乃斬錯東市錯已死上問曰吳楚罷不鄧公曰錯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錯徒死而吳楚不弭則詐者徒縶而信亦必逆嗚呼是未達乎輕重

之權投鼠忌器而愛牛者搏其蝨賈誼疏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宋義曰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何則小固不可害大也欲以全信則何愛於一人況信之反未有形而七國之兵已西向告信者未必不誣而錯則朝廷之謀主也卻告之誣以安未反之大將孰與誅朝廷之謀主以說叛國哉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傳曰從政者有所反焉以取媚左昭七年子產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夫得罪於巨室者以其昵乎小也欲不得罪於巨室則亦有所不愛於其

小以安其大是故反焉以取媚者以安大也吁將以安大也雖媚可也而何必行詐以危諸將之心乎

韓信黥布 此篇論布不如信

世之所謂英雄豪傑之士丅、於其履常居易者見之也臨之以無故之辱而不怒加之以非望之寵而不驚然後可以見天下之英雄豪傑矣大凡立天下之大功非安於天下之大變者不能也士而能安天下之大變視之若無則天下有不足辨者矣何者履坦塗而遇猛獸

不能不失色而却走無因而見夜光之璧鮮不按劒而顧天下之事惟出於人之所不虞者易以亂人也揚子雲之寂寞也一懼而投閣莽誅甄豐父子辭連及雄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有詔勿問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謝安之閒暇也一喜而折屐晉謝安傳苻堅次于淮肥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何人之處事不於其卒然之頃者覘之亦何以

見其守哉世多言韓信黥布同功一體予觀布之歸漢一不如意則大恨一溢所望則大喜布與隨何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立為淮南王後反薛公曰是固當反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而信以寄食之貧跨下之辱連敖治粟之不遇一擢而拜為登壇之將受之而不盈居之而不靦雍容暇豫決楚漢之雌雄於談笑間信家貧無行常從人寄食淮陰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熟視俛出跨下一市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度淮信乃從之梁敗又屬羽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

滕公言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數與
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信亡何追之何來謁上曰諸將
亡者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
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能用信信必
留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不留以為大將何
乎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信所以去也王
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信已拜
上坐王曰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曰云云漢王大喜
嗚呼布之所以止於布而信之與三傑之列者此也上曰
子房蕭何韓信三者 布豈信之匹彙儔伍
皆人傑吾能用之

十先生奧論註續集卷九